# 上海漫畫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SAWT1250 /0120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一日（星期六）
定價大洋七分
上海山東路A字一號

上圖爲最近歐洲婦女所流行的手皮夾，這是適用於晚上進劇場的，那環子戴在手指上像一只戒指，而手腕上必須戴了三只以上的手鐲，才能相稱。

不問牛身瘦，但求自己的瓶兒滿。　文農作

黃倩儀倩鴻姊妹，上海音樂界之能手也。二女士自中西女塾畢業後，曾同赴美國，倩鴻研究音樂於新英格蘭音樂研究所，倩儀則畢業於哈佛大學，歸國後歷任中西音樂及英文教授，每次善慈會中，必有二女士之參加，蓋亦熱心社會活動者也。（卡爾生攝）

左圖爲伊文愛爾白來（Ivan LeLorraine Albright）出品於三十一屆支加哥展覽會之「電綫工人」，濃厚的色調，活現出一個電綫工人的神氣。

克林克女士，其所戴者爲西班牙最新式之Mantilla頭巾；此種頭巾在滬尚屬罕見，在西班牙則每逢令節，婦女輒人用一巾，其爭奇鬥巧每於影片中得見一斑也。（卡爾生攝）

右圖爲圓明園中的建築，是爲特有的中國美術的代表，那僅存的一株石柱，除了其全體風格之美外，周圍雕着的花紋，也是極費心機的工藝（趙澄攝）

# 格勒特嘉寶成功的過去（中）

（光宇）

人生中不幸的事件，是什麽一個抽象？是什麽一個濃霧？更其什麽叫做幸與不幸？這個很容易解釋的一個抽象與濃霧，祇要你追向自然界裏什麽是一個晴天？背後站立住一個雨天，更其是要追向那海水的沸騰，遍受那烈日的蒸蒸，蒸成了一片片的雲彩，而沛然下降的霖雨；這甘霖的下臨，洒遍了大地，是不是苦悶人生中眼淚的藝術的下降？唉！一個含着眼淚的藝術家，是一樣的要去對付這個世界呢，絕端的作恨，絕端的摒棄，都不是一個藝術家所應取的態度；還是謐靜地去銘解迎面一切不幸的烈炎吧！

嘉寶女士覺得她全部的神經已捲入不幸的漩渦中，她也覺得她到好萊塢來的第一個不幸的壞印象就是這影場制度的工廠化，一切工作人員的神氣也是使她不能表同情的；她也不免要回想到歐洲Studia裏的小小一間中充滿了慈祥之氣，僅僅似一個很熟悉的家庭制度；一方面她也是因爲不會說英國話的緣故，怕去接近人家了。

當時就發生關于這個英國話的問題的，發生在與她同渡來美的那位瑞典小生斯蒂勒身上的：斯蒂勒確實是一位有經驗有含蓄的藝術家，不過他終是帶着一些歐洲藝術家的醉意，而更兼十分的不會說英國話，發生了不少的誤會與不少的衝突，最後免不了使起脾氣來收拾他的行李出之一走，趕回他的故鄉去了。嘉寶女士是沒有一些方法勸阻得住他。現在她成功了，他呢，還是依然的沒有道得着他的這一層在嘉寶女士的心弦上已奏過了幾回的辛酸的悲哀。

一方面她對于自已的成功是有一些疑懷着，她以爲或者我是個僥倖的成功者，或者也會欣賞她藝術的人們的銳利的目光立刻就要轉移了，一切的榮幸也就要頹廢了，但是斯蒂勒的不幸的命運，終是以證實她的成功是極其懷疑的。他們倆本該預備在『誘惑的女子』中合作配演，不想因此沒有實現而就分離了；不但如此，不幸的事件聯縮着就論到她的身上來了。

她正在扮攝這『誘惑的女子』的時候，她接到從瑞典來的凶耗，是她親愛的妹妹的一個死信，這是何等的要使她傷心！何等的要哭泣她親骨肉的永訣！一切的情緒已搗毀了，心也碎了，事業的前途也起了一重霧障，她勉強的支撑着悲哀的心胸，去上這影場工作，這時候簡直不能表現什麽的了，她一切都窒塞住了，她祇有鑽開她的工場，臥病在一間淨潔的別墅中，儘量地去發洩她心胸中的一切悲梗吧。來曲羅的人員與當地報館的記載，都一致的不滿於她，批評她是一個傲慢而帶些狡猾手段的女性；因爲她兩天工夫怠職的緣故，這种論調，一些也沒有原諒她的餘地。她那裏忍受得起旁人的譏諷，她恨不能插翅飛回她母親的懷中，再也不要駐足在異國人的鼻息中過活了。

在這種情形緊張的局勢中，幸虧有一位和事先生愛宗登(Harry Edington)出任調解，兩方面總算風平浪靜的繼續他們的交誼。愛宗登是曾經住在歐洲而深悉歐洲人的特性的一位商人，而更是通曉瑞典言語的一個，他運用商業上慣使的手腕，來調解這樁藝術齟齬的公案，正是值得敬佩一個奇才了。（未完）

嘉寶在她新片“Tle Divire Woman”之表情

# 崇拜「我們的女性」（續）

少飛

她的確是一個現代偉大的女性代表者。她面部的表情，一切是靜止的，一切沒有過火過急的，在短促的情形中，是不能認識出她的最真誠的一點，經過了許久許久以後，纔顯示出她內心含蓄着的「自我」所發出的光焰！是那麽的有力量！她的性格和態度，是一致超拔的，在我們的心目中，彷彿身臨到一處四圍是崇山峻嶺的蜿蜒曲折的山道中，近而是一片風雲際會波濤洶湧的大海，在這裏，像的顯現一位體態窈窕的女神，神志是那麽的閒適，并沒有塵世間的一切懊惱慮，總是也不過喜也不過悲的和大自然一般地優游自在着！我們感到她一點，無狹隘，無停息的美麗，我們是多麽的欲要崇拜這位「我們的女性」！

因爲受了她一點影響後，我一方面感到許多銀幕上異國女性的淺薄，但是尤使我懊惱的，我們同種現在的那種不健全不超脫而無意志無真實的女性，實在感到重大的傷心！如今我們的思想上正產起重大的變化，以前，我們一切都在熱烈的希望之中，我們不期然而呼出這樣一個口號，崇拜「我們的女性」！（完）

嘉寶在她新片“Anna Karenina”之表情，是取材於托爾斯泰一八七五年的小說，中立者是與她配演的Conrad Nagel，其後即該片導演Fred Niblo。

嘉寶覺得約翰吉爾勃是一個和靄可親的青年，在他們共同表現「肉體與情魔」的時候，終是沒有見過他露出一些暴燥的形狀。

嘉寶的唯一的友人是歐密爾古當夫婦，她稱他們倆是一對正真的夫妻，大概她不會替歐洲人誇張些好處罷？

冠生園飲食部

佈置美化

茶點 粵品 冷品 [illegible]

雅潔絕倫

觀於上海漫畫 益知藝術化的 製版之可貴

製版原是藝術化的工業 [illegible]

美新製版公司

望平街一六四號 電話一二五〇三號

大羅天

上海唯一食品公司

著名揚州菜肴

各種點心冷熱飲品

南京路雲南路口 電話中七二二〇

替國民政府為禁止星相卜筮後建設一善後之法，希望出力之慈善家捐助造這一個收留之所。

眼鏡與其人

被綁地在北新涇的樹林裡　文毅作

淺予作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 墳

莫泊三著
葉雲鳳譯

一八八三年，七月十七日，早上兩點鐘的時候，住在墳場後部一座小亭子中的白祭爾司公墓的管理人，忽然被他的狗的吠聲所驚醒了，狗是鎖在廚房裏的。

他立刻跑下樓去，看見狗在門下嗅着什麼東西狂怒的叫着。好像正有強盜在屋外徘徊一樣。芬生，這管理人，便拿起槍小心地走了出去。

他的狗一衝而出，向般萊將軍弄奔去，突然在多媚沙夫人的墓碑前停下。

正在仔細的向前進行着的管理人，立刻發現在馬利丑弄的地方有一點小火光。他在墳墓間旋廻的走去，便見到了一件極可怕的褻瀆的事。

一個青年人將一位少婦的屍體掘了出來，這是昨天才埋葬的，正在那裏將她從墳裏往外面拖。

一隻小小的黑的燈籠，插在一堆土中，照着這可怕的一幕。

芬生，這管理人，擒住了這位不幸的人，將他扳在地上，捆住了手送到警察局去。

他是本城的一位青年律師，有錢而且很有名譽，他的名字叫堪倍賓。

他被審問了。檢察官想起白傳德副官所犯的野蠻的罪案，於是他便激起大衆的注意。羣衆都憤怒極了。審判官剛才坐下，羣衆的嘷聲便喊起：「將他處死，將他處死！」

錢瘦鐵君近作

主席很費事的才使大衆歸到靜默。

主席開口了，用了嚴重的聲音說道：

「被告，你對你自己有什麼辯護？」

堪倍賓，他拒絕了律師的參與，站了起來。他是一位美貌的青年，大而且黑，生着磊落的容貌，健强的體格，不畏縮的眼睛。

羣衆開始低聲咒罵着。

他並不倉皇，祗是用一種略爲嘶啞的聲音開始講了起來，起先略爲低下，但是漸漸便有了力量：

「主席，

「陪審各位，

「我所要講的很少。被我掘墳的婦人是我的情人。我愛她。

「我的愛她，不僅是肉體的，不僅是靈魂和心上的慈愛，乃是瘋狂的用一種無限的十全十美的愛情愛她。

「請靜聽我所要講的話：

「當我第一次遇見她的時候，我一見了她便生出一種奇怪的情感。這不是驚異，也不是羨慕，因爲我並不是如腦昏亂的人，這乃是一種快樂的情感，好像我是留身在溫暖的浴水中一樣。她的舉止迷住了我，她的聲音沉醉了我，她的一切給了我無限的快樂。我更覺得好像以前就認識她，以前已經見過她一樣。她的身上似乎有我的靈魂分駐在內。

「她對於我，似乎正是我們被強迫着終生向希望之神請求的那一種請求的答復。

「當我同她稍爲熟識了一點以後，一想起要看見她便使我的心上生出了極不耐煩的現象；將她的手放在我手上撫觸的快樂是這樣，這是我以前連想像都不會想像到過；她的微笑使我的眼睛噴耀着快樂，使我感到要狂奔，要跳舞，要在地上打滾。

「於是她便成了我的情人。

「她對於我不僅是情人，她是我生命的自身。我在世上不再希望旁的什麼，不再要旁的什麼，不要想望旁的什麼。

「這樣，有一天晚上，我們沿着河岸作了一次比較長一點的散步，我們被暴雨淋着了。她冒了寒。

「第二天她得了急性肺炎。八小時之後她便死了。

「在那些苦痛的時間中，我驚異恐怖得太過份，因此我不能領略實際的事情也不能迴想。

## 命運

淺子

我們誰能抵抗命運的威權嗎？
不見得吧？——
那是一個駛重的輪子，
我們在粗暴的臂力之下，
冉冉地轉進不可捉摸的前程！
我們雖然始終在掙扎着——
追求那夢想的境域，
但究竟沒有勇氣在疲乏的時候爽快地撒手
呵！
那末，就不必掙扎吧！
命運不僅是祇爲着磨難，
意外的歡樂也是命運所賜與的啊！

「當她死了以後，我爲絕望所襲，因此我也不能思索。我祗知道哭。

「在可怕的埋葬的時間中，我的銳利的過分的悲哀是一種不能自止的悲哀，一種肉體的生理上的悲哀。

「於是當她去了以後，當她埋了以後，我的心突然清醒了起來，於是我便經過了一陣心靈上的苦痛，這種苦痛，以她所給我的愛情作代價來比起來也覺得過貴。

「於是這思念便擒住了我；

「我將永遠不會再見她了。

「將這事這樣想了一整天之後，這會使你瘋狂起來。

「試想！這裏有一個人，你所崇拜的人，一個不同的人，全個廣闊的世界沒有一個人能和她一樣。這個人將她自己獻給了你，你同她便生出了愛的神祕的結合。她的眼睛在你的眼中比空間還要廣闊，比全個的世界還要可愛，她的明亮的眼睛充滿了溫柔的微笑。這樣的一人個在愛着你。當她向你講話的時候，她的聲音使你爲幸福所陶醉。

「但是，這個人突然的消滅了！試想！她不僅是從你的眼前消滅，她在一切人的眼前都消滅了。她是死了你可知道這個字的意義是怎樣？永不會再有了，永不會再有了，什麼地方也不有，這個人不再存在了。那樣的眼睛不會再看見。不會再有像那樣的聲音，在一切人類的聲音中，講出一個像她一樣的字。

「不會再生出像她那樣的臉。永遠不會，永遠不會！雖然銅像可以鑄；雖然印刷能印出那永東西同樣的輪廓和顏色。但是這個肉體，這張臉，你在世上這不會再看見了。任是再有成千的人生出，百萬的人！千萬的人生出，在這一切的婦人中也永不會找出一個像她一樣的人。這是能忍受的事麼？這使人想起了都要發狂！

「她活了二十年，不再有了，永遠地，永遠地，永遠地消滅了！她想過，她笑過，她愛過我。什麼都完了。在育物者的眼中，秋天蒼蠅的死正同我們一般的重要。不會再有了！於是我便想到她的身體，她的那麼新鮮，溫暖，香甜，那麼白皙美麗的身體，將怎樣漸漸的在地下的棺材中爛去。還有她的靈魂，她的思想，她的愛，這些都到那裏去了？

「永不會再看見她！永不會再看見她！這將腐的身體不時縈繞着我，我知道我此時還可以認識她。於是我便想再見她一次！

「我帶了一把鐵鏟，一隻燈籠，一把鐵鎚走了。我跳過公墓的圍牆。我尋着她新掘的墳穴。裏面還不曾填滿。

「我將棺材掘出。我撬起一條木板。一陣可怕的氣味，腐爛的臭的氣味拂到了我的臉上。啊啊，她的牀，充滿蒲根的香氣！

「但是，我揭開了棺蓋，我將燈籠投進去，我看見了她。她的臉是青的，腫的，可怕的！一種黑色的液體正在從她的嘴裏流出。

「她！這就是她！我實嚇住了。但是我仍伸出我的手握住她的頭髮，以便將這可怕的東西向我面前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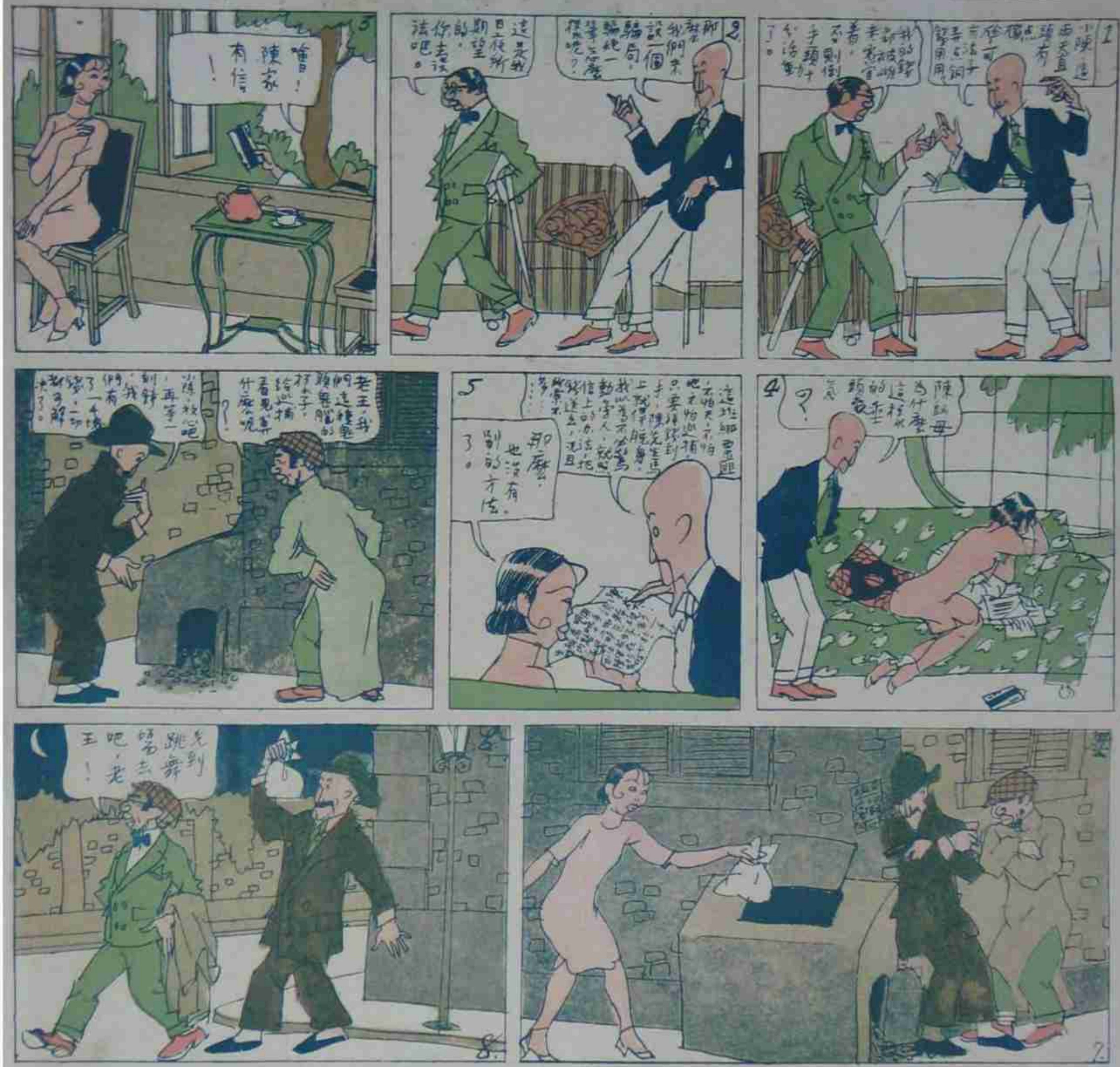
「就在這時我就被捉住了。

「整整一夜我始終嗅着——好像一個人擁抱之後嗅着婦人的香味一樣——這腐爛的臭味，我的愛人的氣味！

「任你們將我如何處置。」

上期『迢迢』一闋係汪滄水君所作

先施公司
秋季大減價
廿一天
上海南京路

版權所有 不准

# 王先生 (20)